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公冶長篇」第十九章。

【子張問曰。令尹子文。三仕為令尹。無喜色。三已之。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。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。子曰。忠矣。曰。仁矣乎。曰。未知。焉得仁。崔子弑其君。陳文子有馬十乘。棄而違之。至於他邦。則曰。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。之一邦。則又曰。猶吾大夫崔子也。違之。何如。子曰。清矣。曰。仁矣乎。曰。未知。焉得仁。】

這一章書是子張問孔子，令尹子文他這個人。

『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，』「春秋列國時，楚在長江以南。中國文化自北方興起，往南方擴充，楚國那時還是化外之邦，有如台灣的高山族，制度與中原其他國家不同。」

「令尹如其他六國的宰相。子文是什麼人，各家注解不同，舊注說他叫鬥穀於菟」，鬥穀於菟，這個菟上面一個艸，下面一個兔。這是楚國那個時候老虎叫菟，是老虎的另外一個名稱。「他父親到母親外家，淫人婦女，生下孩子而丟棄到野外，母虎餵他，所以名叫虎乳，就是鬥穀於菟（拚成音為虎乳）。」老虎餵乳給他吃。「但是後來人的考證，以為子文不是這個人，但是他本身也不肯定是什麼人。」

「為什麼三已三仕」，三次做官，三次就下台不做官了，「也沒有肯定的說辭」。這為什麼沒有肯定一個說法？「楚莊王時，楚晉交戰，子玉做元帥，因為驕傲而敗，自殺而死。這個人是令尹子文舉薦的，其餘的事就不可考了。」只有這樁事情有這個資料，其

他的事情、事跡就沒辦法去考證了。以上雪廬老人先給我們講，令尹子文這個人他簡單的身世，有很多方面是沒辦法去考證。

下面講，「我們學《論語》」，雪廬老人講，「我們學習《論語》一者學做人，一者學認識文法」。這是我們學習《論語》的兩方面，第一個就是學怎麼做人，第二個學認識文法。「懂文法後自己看書不必人講，也不致於學錯了。」這非常重要，文法不懂可能把意思看錯。「以往吾只要大家做人就可以了」，雪廬老人過去，他只希望大家能學做一個正人君子就可以了。「今日文字裡的內容變得不像樣，不得不自己求，不懂文法，重要的字便會滑口而過，不重要的字反而白費力氣。」這也是我們今天現代人對古文，傳統的古文大家現在不學，不懂這個文法，不懂，看這些文，重要的地方滑口而過，不重要的反而費力氣的去找。所以懂文法，也是我們學習《論語》非常重要的地方。「這一章吾引《四書·論語》來證明，這一章吾有吾的考證，吾都是引孔子的話。」雪廬老人講解這章書，他引用《四書·論語》，孔子講過的話來引用、來考證，所以這是雪廬老人他有他的考證，但是他的考證都是引用孔子講過的話，這樣來對照。

「子張是周朝人，當時的社會興起議論，對令尹文子有好的議論，所以子張提出來問孔子。向老師提出問題，必得有根據，不能胡說八道。」

『三仕為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慍色，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，何如？』「令尹子文三次做官不喜（他也不歡喜），為什麼？不為升官發財，為國辦事是應該的，這有什麼歡喜？三已之，不幹了（下台不幹），他也不慍。」也沒有埋怨這樣的情緒。「人情有冷有暖，（做官）上台放鞭炮，下台沒人歡迎，兩種不同景況，這是人情事故。若知道這一點，那上台也不須要掛鞭炮，上台

時要想起下台時怎麼樣。所以吾活著的時候不作壽、不享受，一碗飯就飽了，死後也不必作告別式。」雪廬老人他一生的行誼就是這樣。「國家另外有人能用，這樣何須慍？來了新手，政務不熟（不熟悉），令尹子文將他辦的方法舊制度都告訴他，這是令尹子文的好處。」一個新的人來接他的位置，對這個政務方面還不熟悉，令尹子文把他辦過的這些方法、舊的制度，原來的制度都告訴新來的這個官，這也是令尹子文他的好處。

『子曰：忠矣。』「孔子說：忠矣（這是盡忠），為人謀事而能忠。」

「但是子張的意思不在這個忠上」，子張問的意思不在問忠。「因為忠在公家辦事是很普通的事。孔子提倡仁，所以子張問：仁矣乎！」子張他是問仁，他說令尹子文算不算仁？

『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？』「孔子云：未知。知讀音有兩種，一讀如知字，一讀智。」知道這個知，跟智慧這個智兩種，古時候兩種讀音。「若讀如知字，則念的語氣不太甚順」，如果讀知這個語氣不太順。「前面經文有說不知其仁也這很順，但這一章是未知，焉得仁。既然不知道他，當然就不知他仁不仁了，所以讀智比較好講。這個人沒有智慧怎能說他仁？」孔子回答就這個意思。

「但是這在道理上很難講，知當智，依文理可以講，但在事情上便有問題。這本來不該講，要自己去想，往後才會開智慧，光我說，你們只聽，這不行。」雪廬老人也給我們舉出來，有些地方要自己去悟，不能只有聽他講，自己要用功、用心。

「知當智講的地處有很多，而鄭康成、朱注是將知當如知字解釋。孔子提倡仁，一般人都夠不上，所以人們都把仁當第一等的字，但是無智怎麼有仁？把仁放在智前，這說不通，例如曹操、王莽

有智慧，但他們的仁在哪裡？事實上是無智就無仁。這一章的未知，焉得仁，要如何解釋，自己去想通它。」這也是讓我們去悟它的道理，我們自己去想，沒有智慧怎麼會有仁？所以有仁的人他必定有智慧。

「自古沒有人敢把智放在仁前面的，吾學佛，張商英氏以為學佛方知儒，智的確為首。按中國文化講，智也在前頭，五倫十義八德中沒有說智。你們必須注重文字，預備以後自己能看書。」這個文字我們也要去考究，要注重。

「他辦的是什麼事，現今已經不可考」，他去辦什麼事，現在沒有辦法去考證，「這幾句話找不出什麼事情（不知道是什麼事情）。但是我們當公務員可以學一章，上任不必歡喜，下台也不必慍怨、煩惱。將自己所知道的盡心盡力告訴繼任的人就可以了，這也不是為新上任的人，還是為老百姓，假使不告訴他而辦得亂七八糟，那是害了老百姓，並不是他有心如此」。因為他不知道，所以前一任應該把前面的這些方法、經驗，這些事情交接給下一任接班的這個人，應該要這樣；如果不這樣，害了老百姓。所以跟他講，不是為接下一任的官，而是為老百姓。

「後面這是另一段，文法與前一段相同，注解家把兩段扯成一個關係，這是毛病。」

『崔子弑其君，』「崔子，崔杼弑齊君，齊君與崔大夫的妻子通姦，崔子為著奪妻之恨，殺父之仇與奪妻之恨，這個仇很大，所以崔氏弑齊君。弑是以下殺上。」下面的殺上面的。

『陳文子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，至於他邦，則曰，猶吾大夫崔子也，違之，之一邦，則又曰，猶吾大夫崔子也，違之。何如？』

「崔杼的同事陳文子，財產有馬十乘，棄而違之，放棄十乘而到其他邦國。陳文子說，他邦的大夫也與我們齊邦的崔大夫相同，他又

到另一邦國，違之，之一邦。換了兩次（換了兩個國家）都是如此。台南有人送紅包，台北也是如此，台中也是如此」，這是舉出不同的地方，但是風氣都不一樣。「你們看書，必須讀古書，想想今事（想想今天的事情），看看國事如何？因為我們是現今的人。」

『子曰：清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？』「子張問孔子，陳文子如何，孔子回答：清矣，清高。子張問說，陳文子是仁人嗎？孔子回答說，沒有智慧，哪裡能談到仁上。」沒有智慧，哪裡能談到仁上面，這是孔子的回答。

「二年後，齊國換了國君，陳文子回來了，這有考據的。陳文子沒有陪著崔子幹，雖然兩人交情很好，而且他去了其他國家，朝中臣子很多，未必個個換，陳文子是他自動走的。有說，崔子弑君時他在齊國，並沒有上外國去，所以孔子才說他不智。」這個時候他沒有離開齊國，沒智慧。

「前面是三仕三已無喜無怨，這一則是清廉。」這一章書，雪廬老人解釋得比較長，我們因為怕時間太長，不好發送，我們分兩次來講。

今天我們先學習到這一段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